



红杏

◎ 刘明 著

迷茫的爱恋覆水难收的欲望在激情的刹那泛滥成灾
那一片红杏横流，爱情，能否敌得过偷情……

北方文艺出版社

Derailment
红杏

◎
刘
明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杏 / 刘明 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17-2338-7

I. 红…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5953号

红杏

作 者/刘 明

总 策 划/周艺文

图书主编/简以宁

责任编辑/李庭军 王佳欢

装帧设计/李小清

文字统筹/谢卓康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20

字 数/270千

版 次/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书 号/ISBN 978-7-5317-2338-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联系承印厂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801361

第1章

我叫吴迪，很多人都喜欢叫我无敌。

我是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却又时常空虚绝望的人，这点没人能看出来。就像我有过很多女人，却在心底怀着一种对爱情盲目的推崇与执著，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朋友说过我对爱情的忠贞，对恋人的深情。

他们对我的话总是嗤之以鼻冷笑连连。

我毕业后回到家乡，拒绝了父母为我在政府机关单位谋一个铁饭碗的好意，投身于号称二十一世纪朝阳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做起了一名油嘴滑舌以骗人钱财为生的导游。

父母对我的选择表示担忧，我意气风发雄心十足地给他们摆道理表决心，费尽百般口舌搬出无数榜样才让他们勉强同意。当时的我满怀欣喜自以为天地都在我手中，现在的吴迪想起当初只恨时光不能倒流。

如果我当初听从父母的安排，现在哪用这么累死累活，旱涝保收天天喝茶上网，轻松买房结婚，生活绝对比现在要舒适得多。从颜茹的办公室下来，我心里有些不平地想。

颜茹现在是我老板，我们旅行社的部门经理，一个三十五岁身材却没有走形而且长得还很漂亮的单身女人。旅行社很奇怪，部门经理都是老板，总社只一个名称，没有业务的，一个部门经理今年在这家旅行社明年可能就去了另一家。

我时常跟颜茹开玩笑，说她就是个“妈咪”，导游员就是在她手下讨饭吃的坐台小姐。

她就总是说你这两年赚了不少台费了吧，应该找个人结婚了，青春饭吃不了多长时间的。

她这话很形象，导游跟小姐有相似之处，都是吃青春饭，只不过我们的青春期比小姐们长了那么几年而已，五十步与百步，最终并没有不同。

其实我也想结婚，和杨扬谈了两年，想早点安定下来，结婚，然后生子。我不想再做导游了，希望再存点钱开个店什么的，我的身体像棵正在茁壮成长的树木，心却已经是老松树身上的皮一样，沟壑纵横，沧桑阅尽。

“想吃点什么？”在离住所不远的菜市场，看着青青绿绿的菜和红白相间的肉，我给杨扬打电话。

“买点肉，青菜，再买点藕。”她说。

我们两个人很早就住在了一起，租的房子，三室二厅，住了四个人。

童强和刘二也是导游，我们合租，他们两个暂时还没有女朋友。今天他们都不在家，只有我和杨扬两个人，所以菜不用买太多。

吃完饭，看了会电视，我和杨扬进入了房间。

“我们结婚吧。”我在高潮过后，拥着她有气无力地说。

“再说吧，现在哪有钱结婚，房价这么贵，新房都没有。”她说的都是实话，我听得心虚，更有些无奈，再一次感觉到了父母眼光的高远，如果那时候听他们的话，现在我就住上三室二厅的房子了，哪像现在拼了命赚钱还得租房子住。

“我们明天去看看房子吧。”我动了买房的心思，从想结婚的那天起就一直想着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这种欲念如同毒药一般撕扯着我，欲罢不能。

“我们两个人存的钱加起来还不够首付呢，杨眉要结婚了，她家的房子好漂亮。”杨扬脸上表情变化如同天上的云彩，我看得出她眼中的羡慕和向往。

我不禁心中有些生气。杨眉和她是老乡，跟我们临市，但是她们离省城更近一些。

杨眉是那种男人一见就想跟她那个的漂亮女人，才二十一岁。她男朋友都三十多快四十了，本市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时常开着一辆宝马车，据说住在本市的一处高档别墅区。

第2章

我是在一场旅游局组织的考前培训中认识杨扬的，她当时和杨眉一起到我们这边来考导游证。只不过杨眉没有和我们一起培训，所以直到拿到证之后我才认识杨眉。

培训的地方在酒店的会议室，黑压压的一片全是考导游证的，全省只有省城和我们这地方可以考，所以十多个地市里想吃这碗饭的人都往这两个地方跑。而且省城消费高，最主要的不知道是谁说在我们这边考试可以翻书，所以全省大部分的学员都跑来了这边。

培训期总共有一个月，我是在第九天的时候才认识她的。

她那时候坐在我前面，我跟另外两个野马导游，也就是现在跟我住一起的童强、刘二两人坐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怎么听课，台上老师讲的什么根本就没管，自顾自地玩手机里的游戏。

杨扬不一样，她听得很认真，从后面都看得出来她在用心听讲。我当时手机没有游戏玩，身边也没坐女孩子，无聊至极就拍了拍杨扬的肩膀。

她转过头看着我并没有说话，但是笑了笑。

“刚刚说到哪儿了？”我问她，并不是我想找她搭讪，实在是我认识到如果我再这么下去的话报名的钱就白交了，而且明年的生活都会成问题，我准备好好学习。

她很耐心地指给我看，就从这一句话开始，我们便算是认识了。而之后，她便成了我女朋友，直到现在。

“要不，问你爸妈拿点钱。”她看我不说话，犹豫着说，“我再问我爸妈拿点钱。”

“还是算了吧，明年再买吧，今年多赚点钱。”我不想问父母拿钱，他们不容易也没钱。我更不想拿她父母的钱，作为男人，我接受不了。而且，我们都还没有见过对方的父母。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安安稳稳地睡到第二天，吃过早餐，扬扬便开始整理行装，她今天要去省城接团。现在来这边旅游的人都很少单走我们这里了，而是全省的景点全部游上一遍，所以基本上很多团都要去省城接。

我送她到了汽车站，车没发动，她就让我先走了。这么长时间的带团生涯已经让我们没有了第一次分别时的不舍，所有的深情所有的关心尽在一举一动中自然流露。

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彼此相互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相视一笑间我们就能够明白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从车站出来，走在烈日当头的大街，汗水顺着背往下直流，我走的不快，望着路两边密密麻麻的楼群，心怀向往暗自神伤。

往日的小城今时已有了些大城市的味道。

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中心，一名售楼小姐满脸微笑迎了上来，很有礼貌地给我问好，然后问我需要多大的房子。她可能看我穿着不俗，认为我有能力买房吧。

我说看看，让她介绍。销售中心客人稀少，除了我还有一个大腹便便头有些秃的中年男人也正在看房。身边一位小姐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吹得天花乱坠，中年男人看着房子的模型，眼光却时不时地瞟向售楼小姐高耸的酥胸。

我在里面只待了几分钟，等里面的空调吹干我身上的汗之后便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丝毫不顾售楼小姐的好意挽留。我想她现在肯定脸色不好，应该也知道了我并不是一个有钱人。

没有钱去看楼盘只能徒增伤心而已，走进去就是个错误，也只好将错就错地吹一下空调。

腿上一麻，取出手机一看，不认识的电话号码。

“哪位？”我走进了一家移动公司营业厅，彬彬有礼地问候电话另一头的人。外面的太阳实在太毒，从售楼中心出来感觉更加强烈。

“请问是吴迪先生吗？”那边传来一个女声，有点耳熟，要不是因为有点耳熟，我会直接挂了电话，最近老有一些无聊天公司的业务员打电话问这问那，千奇百怪的问题

和五花八门的服务能让一个正常人变成神经病。

“是，您哪位？”我还是很客气。

“猜猜！”

“我猜不着，我很忙，你不说我挂了啊。”我没兴趣玩这种无聊透顶的幼稚游戏。

“吴媚，还记得吗？”她说了个名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不可能不记得，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听到这个声音会觉得耳熟了。

人家说一个女人一辈子都会记得自己的第一个男人，其实男人也一样。吴媚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是她在一夜之间将我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姐，是你？你不是去加拿大了吗？”我说不出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

“嗯，我回来了，晚上到你们那。”

第3章

“哦，你是来旅游吗？”我问她。

“不是，我过来有事，不多说了，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她说完便挂了电话，根本没有问我是不是有空跟她见面。

吴媚是我的客人，我拿到导游证的那一年十二月份带的一个客人。

刚毕业时，没有导游证，就在火车站附近那些拉客的旅行社里做起了野马导游，后来在毕业当年参加了培训考试，第二年拿到了导游资格证。一次我去以前做野马导游的旅行社玩，却被来旅游的吴媚看上了，要我做她的导游。

她是一个人来旅游的，我是她的专职导游，只为她一人服务。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化了淡妆，一身休闲打扮，看上去四十岁的样子。

一路上，她一直闲聊，没有在意我的讲解，也不照相，只是看风景。

她跟我说厦门多么漂亮，还讲了很多国外我没听过的地方，那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井底之蛙笼中之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我们没有住在景区的区政府所在地，那里的房价太贵。

因为是野马线路，所以就住在景区里面的山上，那山上有很多的民居，都把房间修成一间一间客房的样子，只是没空调。

到山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虽然没有下雨，但也冷得紧，她一路上都说冷，很多台阶她不是走上去的，而是被我拉上去的。

她晚上请我吃饭，在住的地方，吃了一个野兔火锅，二百八十块。等她去房间之

后我拿了百分之四十的回扣，心里欢喜不已，催着老板给我安排房间，我要洗澡。

因为是淡季，空房间很多，老板就把我的房间安排在她的隔壁。

还没走到房间，她的房门打开，叫我进去。

那时候，我已经和杨扬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我们并没有住在一起，她姐姐在这边做生意，她就住她姐姐那儿。我和童强刘二三个光棍住在一起，只有童强破了处男之身，经常在我们面前炫耀，净说些水性杨花女人的风流韵事。

我对他的话只当没听见，我认为像杨扬那种传统的保守的女孩子才是应该珍惜值得去爱，他说的那些水性杨花的女人我从心里面瞧不起她们。

然而我认为那些女人可耻，却并没有很好地保住自己的童子身，就在那一晚，我把自己交给了吴媚，向心里向来认为低俗的欲望缴械投降。

吴媚很轻易地便俘虏了我，之后陪她在景区看了两天，然后她要我送她到省城，在省城我第一次住了四星级的酒店，又待了两天，她回厦门了，我回了家。

她没有说过要再找我，我们只是都有对方的电话。我说我会给她打电话的，她不至于可否，她走的时候我还在酒店睡觉，她坚持不让我送，把酒店的房卡押金单放在我衣服里，然后一个人走了。

起床后才知道她放在我衣服里的还有一样东西，整整两千块钱。

我本来手机里存有她的电话，可是有次打电话过去她说不久就要去加拿大了，我才把她的手机号码删掉。把她刚才打过来的号码存入手机，我收回思绪再次迈步在大街上，抬头看看天，乌云已经上来，怕是要下雨了，刚想到下雨，雨便真的下了。我只能又转回移动营业厅，想到今天晚上吴媚要过来，有些冲动。

第4章

吴媚晚上到了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并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就只是告诉了我她住的酒店和房间号。

外面还在下雨，淅淅沥沥，我举着伞带着几分欢喜几分期待地去了她那儿。雨打在伞上，轻微的响声被城市的喧嚣淹没，小城市中到处可闻汽车的鸣笛声。

一进房间，她就关上门急切的抱住我，疯狂的吻如同雨点一般落在我脸上。

我连她的脸还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直奔主题。

“你成熟了。”高潮过后，她用舌头舔着我的眼睛说。

“过得好吗？”我问她。

“好，你呢？结婚了没？”她又吻了我一下。

“没，你过来干吗？”

“有生意在这边，还以为你的电话换了，试着打了一下，没想到就找到你了。”她说。

“哦，什么生意，做多久了？”

“别说生意了，这么长时间不见，你想过我有没有？”她有意扯开话题，并不想让我知道什么。

“想。”我说的是实话，毕竟她是我第一个女人，我其实不在意她的生意，只是问那么一句表示一下关心而已。

“我也想你。”她说。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无从辨别。像她这种人外面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我也只不过是她众多性伙伴中的一个，不值一提。如果真要有有什么特别的话，也只是因为我的第一次给了她。

“没想到居然又见面了。”她又说。

“是啊，怎么又想起我了？”我说。

“生气了？没想到我还是给你打电话了，其实你很特别。”她抱着我说。

“特别？是因为我是处男，还是发现我这个一次性的工具居然还是个耐用品，可以反复使用？”我笑着说。

“你比以前会说话了，好了，我们洗个澡，然后去吃点东西，想吃什么？”她起身问我。

我也站了起来，跟着她走：“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根本没觉得饿，并不在意吃什么，甚至根本就不想吃饭。

“这里你熟悉一些，你不给我介绍，我怎么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呢？”她边放水边说。

夏日的天气如同川剧的变脸，等我们洗完澡出来已经不再下雨。城市的灯光代替了星辉月华照亮着大地，一条条道路通向不明的未来，前途漫漫，凶多吉少，一却只看你的意愿，忠诚、背叛、吃饭、做爱、当领导干部、做企业小职员，世界像个美丽的恶鬼一样张开怀抱，等着我们去飞蛾扑火。男男女女意乱情迷，借着夜色互相缠绵，朝秦暮楚……

第5章

吴媚居然是开车来的，奇怪的是她的车挂的是省城的牌照。

“你这车不是厦门的？”我坐在她白色的宝马车里面，边给她指路边问。

“嗯，厦门也有车，这车就在长沙买的。”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好像买车就像吃饭，有需要的时候就得心花钱。

在一家很贵的餐厅找了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现在这时候吃晚饭的高峰期已过，但还是有很多人。幸福和满足在他们那不断运动着的腮邦子上来回跳动，满嘴的油水和脸上的笑意展示着他们的成功，面前足以够普通职员一个月工资的菜肴默默地透出嚣张。

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高官还是强盗，谁都免不了吃饭。情欲欢爱跟吃饭比起来如同小妾和正房，一个受宠另一个却必不可少。

一顿饭吃了一个小时，也吃掉了八百多块钱。

饭后，我陪着吴媚回了酒店，她没有留我也没有说要我走，甚至都没有问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回家。

我们又做了一次，然后看电视，聊天，最后不知道怎么着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窗帘已经被拉开，阳光透进来，并不热。

吴媚在洗澡，我听到从卫生间传出的水声，哗哗作响。我光着身子从床上起来，走到窗户边从十四楼往下看，街上行人匆匆，车流如织。

杨扬这时候应该出了省城吧，我突然想起她今天下午应该就要到了，但是她们会在市内停留，他们的车会直接送团队去景区，还有一个下午可以游玩呢。

“你不多睡会儿？”吴媚用毛巾揉着头发出来了，卫生间里安静下来。

“你比我起得早，我要再睡下去不成猪了。”我笑着说。

“你本来就属猪的。”她也笑了，我发现她真的有些老了。

“哈哈，属猪的并不一定就是猪，你怎么知道的。”

“你自己说的啊。看什么呢？”她走到我身边也往下看了看。

“我说的？什么时候说的？”我记得我昨天没有说啊。

“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淡淡地说。

我知道她说的是我们刚认识那时候，她居然连这个也记得，我很意外。

“我今天有事，白天陪不了你了。”她搂着我，亲了一下。

“哦，知道了，我待会儿就走。”

“今天有人要过来和我谈事情，你在这儿不方便，别生气了，晚上补偿你。”她看我脸色平淡，语气有些冷，又哄我。

“没事，正事要紧。”我并不需要她的补偿，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男孩，一夜不做就难受。

我洗脸漱口，然后穿衣服，她也在穿衣服。

等我穿好鞋子准备走的时候，她拉住我，变戏法一样的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我看了看，鼓鼓的，我很明白里面是什么，我没有接，没有说话，脸色有些阴沉，

盯着她。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只是希望你过得好一点。”她拿着信封的手僵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过得很好。”我冷冷地说。

他妈的这算什么意思，那时候收你两千块钱是因为你走了，难不成叫我把钱丢了吗？现在又来这套，当我是鸭啊？还真他妈看得起我，里面至少有一万块，真没想到自己这么值钱，难不成我那玩意还是镶钻的？我在心里恶毒地想。

“算了。”她收回信封，不动声色，又张开双臂抱住了我。

我本来想挣开她的怀抱不让她抱，却像是着了魔一般站在那儿没有动，呆如木桩。

第6章

吴媚的电话铃声使得她松开了抱着我的手，转过身去接电话。

“我不能陪你去吃早餐了，等我有空了给你电话。”她放下电话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从她眼中看到了真实和诚恳。

我点点头，还是没说话，但是脸色好多了。

“别生气了。”她又抱住了我，用脸蹭着我的脸。

我深吸了一口气，也抱住她，亲了她一下。这几年的导游生涯已经让我迷失了本心，很少会生气，哪怕遇到脾气再坏再难以伺候的客人我都会笑脸相迎，像作秀一般。

今天我把不高兴显露在脸上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好了，那我下去了。”我在她耳边说。

心里空空荡荡的走在街上，看着身边的一辆辆汽车，一排排橱窗，一对对情侣对我视而不见，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有朝一日我会不会和杨扬也形同陌路？

给颜茹打了个电话，“颜姐，吃早餐没？”跟她搞好关系有很大的好处，我请她吃过几次饭，她给我的团相对于其他导游来说质量要高很多，质量高我赚的钱也就多。

“刚醒呢。”她迷迷糊糊地回答。

“都八点多了，我请你吃早餐。”我正好一个人没心情吃早餐，我不希望坏心情影响到我的早餐。

“嗯，来办公室楼下吧。”她一点都不故作，每次有导游请她吃饭她都去，她也请我们吃过几次饭，在工作之余我们成了朋友，偶尔还开一些过分的玩笑，气氛很融洽。

来到办公室楼下那间颜茹经常光顾的早餐店，生意居然出乎我意料的红火。我本

来以为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早餐时间，大部分人都应该坐在办公室上班，不用上班的也会在家里的床上跟周公谈心，事实每每出乎我意料，总给我短暂的惊喜和新鲜。

店里坐满了人，一张张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却写满疲惫，满足与倦意同时浮现在他们脸上。

颜茹来得很快，我的黄豆猪肠粉还没有上来，她就走进了店里，跟老板打声招呼说照旧，然后坐在我对面。

微黄带点卷的头发垂在肩上，一身白色碎花长裙，在她低头弯腰的时候让我看见了深深的乳沟和白色的文胸。

“你才做的头发？”我问了一个很低智商的问题。

“昨天做的，好看吗？”她问。

“好看，很好看。”女人不管单身与否，也不论年龄大小，毫无例外对自己的外表致命地不在乎，特别是男人对她的看法，哪怕这个男人并不是她老公她情人她男朋友。

“真的？”她问了一句不需要我回答的话，很开心的微笑着。

我直视她明亮仿佛会说话的眼睛，笑着用力地点点头，老板把两碗粉端到我们面前，终于让我的注意力从她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胃和面前的米粉上。

颜茹请了一个刚从旅游学校毕业的小姑娘给她做帮手，做计调，负责团队的安排，车辆调度，酒店订房。

我们到公司的时候，小姑娘早就把办公室整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颜茹叫我去玩她的电脑，我摇摇头说：“我不玩了，我就看看你聊QQ吧，据说很多人追你，跟他们学学招数。”

“呵呵，你听谁说的？你学什么学？都快要结婚的人了，对杨扬专心点吧，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笑骂我。

“我结婚也得她愿意啊，现在这社会这么现实，我房子都没买，怎么结？我对她还专一啊，我经常对着一个大美女都没动心思，我发现我真是一个好男人。”

“哦，大美女？”她打开电脑，坐在电脑前看着我。

“嗯，现在正在看着我。”我说完哈哈大笑。

她没有笑，等我笑完，她才幽幽地说：“你没动心思证明我没有让你动心思的本钱。”

我心里一惊，知道说错话了。

颜茹这一个漂亮女人到现在还是单身，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她每天笑脸的背后谁又知道隐藏着多少泪水与心酸？我口无遮拦的一句玩笑话无意间触动了她那条敏感的神经线。看着她落寞的神情我满是内疚。

第7章

世界总有不同，生活并没有本来面目，我们处处小心，却常常得意忘形。窗外传来汽车的鸣笛声，似地府引魂的催命号角，听得让人心惊胆战背脊发凉。阳光照射进来，小姑娘黑色的头发显得特别健康，颜茹的位置刚好避过太阳光的照射。

“你现在应该有钱买房了吧。”颜茹问我。

“赚的钱都花掉了，真没存到什么。最近有团吗？”我想多带些团，前天晚上和杨扬的对话仍在耳边回响，如同魔咒在我脑海中不停的盘旋，驱之不散。

“秀晴，这几天有团吗？”颜茹问那个小姑娘。小姑娘的名字叫李秀晴，我现在才想起来。

“没有，这几天几个团都有人上。快要开学了，可能要到九月中旬，山东有个九月中旬的计划还没确认。”李秀晴资料都没看，随口便回答了出来，难怪颜茹总是说李秀晴来了之后她轻松了很多。

我才想起来现在是暑假，怪不得早上那么多学生模样的小孩子在吃早餐，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上了通宵的网。

“哟，吴大帅哥什么时候来的。”门口传来一个尖细的女声。

我背对着门，不用回头就知道来的是谁，这尖细的声音只有张蓓才发得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她有一副可以令所有男人迷恋的身材却偏偏长相普通而且声音还尖细得难听，但是这样居然对她大献殷勤曲意奉承的人还挺多，她现在的男朋友据说暗恋了她一年又对她表白了半年她才勉强接受答应跟他过着试试。直到后来童强给我解释我才弄明白，原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说其实像张蓓这样的女人很多男人都喜欢，因为晚上关了灯之后又看不到脸，只要干得舒服，别太苛求完美。那胜读十年书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一时兴奋居然还请他吃了一碗牛肉粉。

“蓓蓓，你别那么叫，身边这位美女是谁？介绍一下。”我转过头去，发现她身边居然还有位漂亮的姑娘，身材没有她好，可是脸却比她的好了不知多少倍。

“我表妹，姜介娟。这位是我们的美女颜总，这位帅哥叫吴迪，走之旁的迪，是我当年众多的追求者之一，这位美女叫李秀晴，你叫她李总就行。”张蓓给她表妹介绍着办公室里的三个人，她表妹姜介娟很腼腆很拘束的和我们打招呼。

我听到张蓓这样子介绍法头疼不已。当年并不是我对她有意思，只不过那段时间

总看她的胸，只因为她的胸部特别大。杨扬长得很漂亮，可是却胸部平平，我那时候一直有些遗憾杨扬没有大胸，所以每次看到大胸的女人我就忍不住多看几眼。

现在办公室有五个人，我们就开始打牌，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吴媚打电话过来，我才去和她吃饭。

吃完饭，她出去会朋友，我一个人待在房间，给杨扬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她那个团的情况，很快便挂了，我洗好澡，躺在床上边看电视边等吴媚回来。

第8章

时间一点一滴地缓缓消逝，我用尽力气拼命想握住，却只留下一手的空虚和湿润。

我不由地开始重新审视我的生活，拼死拼活强颜欢笑的面对客人，为了他们能从手缝中多漏出几个子，时常仰起头告诉自己这是劳动所得，我比那些公务员活得滋润玩得潇洒。但在我还在为生存而费心的时候，别人已经住上了明亮宽敞的房子，开上了代步的车子，家里有了洗衣做饭的妻子，银行里躺着票子。

几年了，这几年我表面上洒脱，其实却如同疯狗一样。租住的房子却并不是我的狗窝，至今为止连买房子付首期的钱都没有，父母想抱孙子的心愿急切热烈，我的未来却大雾弥漫，看不清前路祸福凶吉。

人家都说做导游一年收入高，我到现在还在放声高歌一无所有。

吴媚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我在看电影频道播放的功夫片。

我起身帮她接过包放好，她走进卫生间放水冲脸。

“今天喝多了。”她走出来，头发上还沾了些水珠。

“酒喝多了不好。”我本来不想多说，可是看到她这个样子，忍不住柔声地劝她。

“嗯，我知道，谈生意，没办法。你洗澡了吗？”

“我洗了，你去洗吧。”我帮她脱去衣服，她光着身子走了进去。

此后三天，我一直在她那里过夜，就连童强叫我去酒吧我都没有去。我们每天晚上都做，早上起来再做一次，她好像欲无止境不知疲惫，我已经有些乏了。

杨扬给我打了电话，很开心的告诉我她这个团赚了七千多，说回来给我买双鞋，我平静地应着。她今天晚上就会回来，我不能再和吴媚在一起了。

“今天晚上我要回去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嘴里刚吞下一口饭，正在和吴媚吃中饭。

“嗯，我知道了。”她呆了呆才说，并没有问我为什么。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话说，自顾自地和面前的菜过不去。

我情绪有些低落，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杨扬的回来吗？应该不会，我心里还是很爱她的，而且真的很想和她结婚。我总是弄不明白背井离乡到这边来做导游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哪儿不是生活呢？心甘情愿的受人白眼，无可奈何的跟那些男游客们讲着黄色笑话。

吴媚也好不到哪儿去，自己在厦门过得好好的，偏偏也要过来做什么生意呢？她的钱难道还不够花吗？

“这儿哪个商场好一点？”她抬起头问我，好一点的意思就是高档一点的。

“你想买什么？”我想不通她有什么高档的东西要跑到这边来买，多此一举。

“我想……买衣服。”她用目光把我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

“这边的衣服我怕你看不上，你还是到省城再买吧。”我劝她。

“我想……给你买，你听我说，我没别的意思。”她可能怕我生气，所以很快解释道：“我明天就回长沙，这边的生意不太好做，我还没决定，我公司在长沙。你有空，不，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你也可以过来看我……现在，走高速很快。”

“谢谢你，还是算了吧。”我微笑着说，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感动。

“我本来想从那边带过来给你的，又不知道你穿什么样的合身，所以……”她低下的头抬起来，看着我。

“下次我去长沙了再说吧，你现在用的是长沙的号码吗？”我问她。

“是，厦门的号码也在用，我现在生意的重点在长沙，会经常在长沙。你来之前给我打电话就好。”

这次中饭算是我为她饯行，我请客，她没有推辞，让我付了钱。

然后我跟她又回到酒店，在床上疯狂的做爱，直到筋疲力尽。

出来的时候，她便退了房，没有等到明天，在我的注视中开车离去。

第9章

晚上，杨扬强烈的索要，坐我在腰上不停地上上下下，呻吟声很大。她以前都很小声的叫，哪怕是高潮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一做爱就喜欢叫床，还很大声的叫。

这一次我忍着高潮，因为怕会阴部绞痛。我有这个毛病，一放纵过度，会阴部位就会钻心的绞痛，特别是拉尿的时候，痛得我都差点站不稳。

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杨扬，不想她担心，我只要她看到我的笑脸，得到我的关心，

体会到我的柔情，这就够了。别的一切我都深深地埋在心底，如同乌龟下的蛋，只有自己知道。

“明天回去吧，我妈催几次了。”她趴在我身上，我用力地抱着她说。

“这几天好累，再等等吧。”她像前几次一样用同一个理由把期限无限期的延后，给我一个看得见够不着的念想。

我想她刚下团，也是真的累了，再加上这几天我也累得不行。我不想回家去的时候父母见到我一副霜打的茄子一般的模样，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一种我在外过得很好的印象。

第二天，我们一起逛街，一人买了一双鞋，又一人买了一套衣服。开支又超出了我们的预算，我们其实赚了不少钱，可是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那些钱又从我们手中流出，进入别人的口袋。

晚上回到家，我趁着她刚刚买了衣服兴奋劲头未过，又向她提起回家去见父母的话题，其实我妈知道我交了女朋友后就很希望我可以把准儿媳带回家去看看，但是她这个愿望我一直没能满足。

她放下手中比划着的衣服，皱着眉说：“去干吗啊，你昨天才说今天又说。”

“反正现在没事，再说我都答应我爸妈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不肯去我家。

“等以后再说吧。”她有些不耐烦，以前她从来不会对我表现出这样的神情，刚认识那会，天天培训听课她总是帮我拿课本，后来谈恋爱之后也很听我的话，基本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她从来不会反对。可是现在发展成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或者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还是她变了，变得有主见了，以自我为中心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变化，虽然她依然爱我。

她经常会接到一些男人的电话，但是她都当着我的面接的，那些男人叫她出去玩，她都拒绝了。不过在我带团的时候她是不是经常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呢？我不敢肯定，只是在心里告诉自己，她是爱我的，她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早就已经对不起她了！

“说了多少次以后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声音有些大了起来。

“你凶什么凶？”她也不甘示弱，声色俱厉的回应着我。

“我凶？你比我还凶些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家很远吗？你总是不肯去，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上我们家？”我大声的责问，往日的温柔早已消失无踪。

“哼，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哼！”她冷冷地说。

“你是不是喜欢那些男人了，天天给你打电话叫你出去玩，玩野了是吧？”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出这种混账话来，心里在后悔着，口中却愈加不讲理，“看不上

我你早说啊，你就不要答应跟我回去啊，你就不要让我妈等啊！”我差不多是吼出来的。

“你不是人！”她气了半天，哭着叫出了这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说话了，坐在床上呜呜直哭，我脸色铁青看着她，不去劝她，也没再说话。

“你们俩这是干吗？有什么事好好说嘛。”门打开了，童强提着一个包走了进来，“在楼下就听见你们吵了，平常你们不是好好的吗？”

第10章

再恩爱的夫妻总有吵架的时候，我和杨扬这两年相扶相持恩恩爱爱一路走来，没吵过一次架，有时候她只是稍微发点脾气，那也是她受了委屈，基本上都是我的错。通常这种时候我都会很轻声很耐心柔情蜜意变着花样用尽心思的哄她，以她的开心作为我心情的风向标。

“你怎么回事啊？”童强看我们都不说话，他直接问我，还带了点责问的语气。

“没事。”我看到杨扬在床上哭，泪珠一滴滴的滑落，如同落在我的心上，好想过去一把把她拥入怀中疼爱她，吻干她的泪。可是，我没动。

“去道歉啊，站着干吗。”童强推了我一下，然后他顺手把包放进了自己的房间，又走出来。

我脚下像灌了铅，慢慢挪着步子朝杨扬走去。

“去吧。”童强打开门出去了，把空间留给了我，让我在道歉的时候不显得那么难堪。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只需要做个和事佬就行，具体的安抚工作还得要我去完成。

“好了，宝贝，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也坐到床上，想像往常一样抱着她。

她摆摆身子，挣脱我的怀抱，没再哭泣但依旧满脸泪水，看都不看我一眼。

“别生气了，对不起，我胡说八道。好了，别哭了，再哭就不漂亮了，你看，妆都毁了。”我注意到她听到我说妆都毁了睁眼看了我一下，马上又垂了下去。依旧恢复她那副凄凄惨惨又冰冷如霜的样子。

我抓起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又靠近她一点，轻轻地说：“你去补补妆，我们去吃饭好不好，我肚子饿了，再不吃饭今天晚上就喂不饱你了，原谅老公了，好吗？要不你打我一下吧。”我说完这句话不等她有所表示，握着她的手腕扬起她的小手对着我的脸就是狠狠一扇。

“啪”一声响让她抬起头，满脸惊慌地看了看她自己的手，再仔细的摸着我的脸，“你干吗啊？疯了？痛吗？”她从小叫到大柔声的问我。